

題目：  
淺析蘇軾謫黃時期涉夢詩的「夢」與「覺」

學生：蔡嘉明

指導老師：韋海英老師

## 目錄

論文提要 .....	2
第一章 緒論 .....	3
第二章 「非夢非覺」的呈現 .....	4
一、以「覺」入「夢」 .....	7
二、以「夢」襯「覺」 .....	11
第三章 真覺 .....	17
第四章 結語 .....	21
參考資料 .....	22
附錄 .....	24

## 論文提要

蘇軾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文學家之一，多年來學者進行了海量研究。其「人生如夢」觀更是被反覆鑽研論述，然而學者往往針對蘇軾作品中的「夢」，而忽略了「夢」為蘇軾「覺」境帶來的啟示，又或「覺」對「夢」境的影響。有見及此，本文以思想角度為切入點，由蘇軾謫黃時期涉夢詩分析當中「夢」與「覺」的對應關係，以王文誥校注的《蘇軾詩集》為主要研究底本，取相關書信、年譜、及其他蘇軾的作品作為佐證。全文以蘇軾涉夢詩為立足點，從中了解謫黃時期「夢」「覺」之關係，窺探一代文豪在經歷苦難時的自我超越。

第二章「『非夢非覺』的呈現」集中分析謫黃初期涉夢詩，分析出蘇軾借夢寄寓不定、非真覺的意思，這個時期的蘇軾是頹廢而消極的，現實巨大的打擊粉碎了他「致君堯舜」的抱負，覺境的不安和孤單頻頻出現在夢中，難有片刻安寧，「夢」「覺」在謫黃初期界線模糊，相互交織。第三章「真覺」則通過研究謫黃後期涉夢詩，析述蘇軾反覆參透「夢」和「覺」，從痛苦中超越，帶著省悟意識，最終覓得「真覺」，在人生低潮成就更高自我，視貶居生活為夢一場，肯定覺境的價值和自我存在的意義，奠定曠達人生的基礎。

# 第一章 緒論

## 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朱光潛（1897-1986）在《文藝心理學》一書中曾提及「夢境」可作為招致創作靈感的方法之一<sup>1</sup>，另外，歐陽修（宋：1007-1071）在《歸田錄》記：「余生平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馬上、枕上、廁上也。蓋惟此尤可以屬思耳。」<sup>2</sup>夢境是生成創作靈感的來源之一，潛意識透過夢境中的意象浮現，莊子（公元前 369 年-公元前 286 年）亦言「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sup>3</sup>，「覺」後方知有「夢」，因此，探究「夢」、「覺」的意義和關聯有助更精準了解作者的內在情志。

蘇軾（1037-1101）作為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文學家之一，其研究者多不勝數，然而筆者搜集資料及閱讀相關文獻後發現，由於「人生如夢」為蘇軾的重要觀念，前人已就蘇軾最終的「人生如夢」觀作出大量深入的研究，卻鮮有學者分析蘇軾作品中「夢」與「覺」的關係。貶謫黃州時期<sup>4</sup>是蘇軾人生中寫夢最多的階段，屢遭貶謫的蘇軾雖深感宦海沉浮，卻在晚年卻對人生低潮之一的黃州文學創作表示肯定，記：「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sup>5</sup>，除了他個人對黃州作品的肯定，弟弟蘇轍對兄長黃州創作的評價為：「既而譽居於黃，杜門深居，馳騁翰墨，其文一變，如川之方至，而轍瞠然不能及矣。」<sup>6</sup>，因此，筆者將以蘇軾黃州時期所創作的詩為研究線索，以「『夢』與『覺』的意涵」為果，探究蘇軾在黃州時期（1080-1085）的內心情志。

<sup>1</sup> 朱光潛：《文藝心理學》（上海：開明書店，1946年），頁 210。

<sup>2</sup> [宋]歐陽修：《歸田錄》（中國：中華書局，1981年），頁 24-25。

<sup>3</sup> 出自《莊子·齊物論》：「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見【戰國】莊子著，陳鼓應譯：《莊子今注今譯》（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 85。

<sup>4</sup> 歷來學者從思想角度研究蘇軾，認為大致可以蘇軾思想為切入點，將其一生劃分為三個階段：早期、黃州時期、嶺海時期。早期的思想尚未成熟，沒什麼特色。黃州時期則基本上建立了「濟世而又曠達」的人生觀，而到了嶺海時期，蘇軾則到達了人格上的天地境界，這種境界，在一定意義上說就是「審美人生」。這種審美人生，大致的含義是：將人生的意義、人生的價值，提高到了“與天地同壽，與日月同輝”的高度，真正樹立起了通達灑脫的人生觀，不再去管什麼儒家、道家、佛家，只以心為本體，對生活進行情感體驗，「回歸本心」，以一顆赤裸裸的心來貼近生活，感悟生活，「生活本來如此，人生本來如此」。有了這種人生觀，就會與天地萬物遊而不傲睨現實，窮通貴賤隨緣生滅，而不攪於心，喜怒哀樂發乎情，而止乎意，「從心所欲而不踰矩」。吳宇軒：〈蘇軾詞時間憂患與悲劇意識探析〉，載《中國蘇軾研究》，第 1 期（2017），頁 151-168。

<sup>5</sup> 〈自題金山畫像〉，見[宋]蘇軾著，[清]王文誥，孔凡禮校注：《蘇軾詩集》卷五十（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 2730。

<sup>6</sup> [宋]蘇轍著，陳宏天、高秀芳點校：《蘇轍集》卷二十一，（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 1127。

## 二、 文獻回顧

「人生如夢」是蘇軾文學創作的一大主題<sup>7</sup>，目前蘇軾「夢」詩詞的研究主要針對思想哲學、創作題材及成因和文學。

首先，思想哲學方面的研究著眼於蘇軾不同階段的「夢」之於他的意義，這一類的研究成果豐碩，多以蘇軾的涉夢書寫為研究對象，結合蘇軾的經歷，分析不同階段「夢」的意義，討論蘇軾豁達超脫的處世態度。例如侯興維的〈蘇軾詩詞中「人生如夢」觀探微〉，結合蘇軾思想和經歷，揭示「人生如夢」觀的意涵，認為蘇軾在以「夢」寫生命之短暫、福禍之無常、榮華之虛無，歸納說明了蘇軾的涉「夢」作品，這是研究蘇軾「夢」作品的早期論文，內容明顯流於表面，欠缺結合思想哲學作出分析。類似的還有史國興的〈蘇軾詩詞中夢的研析〉，學者將蘇軾詩詞根據其人生歷程分類，分為「鳳翎出仕」、「外放州郡」、「黃州貶謫」、「元祐還朝」、「晚年謫嶺海」和「北歸時期」，結合蘇軾的人生經歷，清晰呈現「夢」在蘇軾不同時期的意義。何海瑄的〈蘇軾涉夢書寫研究〉同樣分析蘇軾所有與「夢」有關的作品，作者結合哲學思想，劃分蘇軾的人生階段為兩個時期：謫黃前和謫黃後，提出蘇軾不同時期「夢」的特點<sup>8</sup>，更有系統而且深入地分析了蘇軾不同時期的「夢」意義，是值得參考的文獻。

此外，有學者集中研究「人生如夢」的積極意義，例如徐峰的〈蘇軾黃州時期作品中的「人生如夢」探析〉和文玉紅的〈智者在苦難中超越——蘇軾與如夢人生〉，前者提出蘇軾藉「人生如夢」擺脫受政治迫害的惶恐，後者則討論蘇軾如何以豁達的人生觀超脫重重苦難，在失意之時借「夢」提升精神層面，鄭園的〈東坡詞中的時間與夢〉則集中探討蘇詞中時間的表現，得出「人生如夢」中的「如夢」反映了蘇軾的時間意識：古今如夢、勞生如夢。由此可見，針對蘇軾「夢」詩詞中思想哲學的研究集中分析其「人生如夢」觀。

<sup>7</sup> 蘇軾詩詞中常常有「人生如夢」的感嘆，這又突出表現了他對人生虛幻性的感受。王水照：〈蘇軾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文學遺產》，1989年5月，頁87-96。

<sup>8</sup> 在出仕初期詩，蘇軾以「夢」為喻，慨嘆時光飛逝，在謫黃時期，蘇軾在「夢」中感受到恐慌，這應與他遭受詩獄政治迫害有關，亦出現不少記錄「異夢」的作品，是蘇軾在困境中找排遣愁緒的方法，在謫黃時期之後，蘇軾在「夢」中獲得心靈上、精神上的終極自由。

除了研究「人生如夢」觀，蘇軾涉夢作品的內容、題材和成因亦是這類研究的其中一個方向，學者爬梳文獻，從詩人經歷分析蘇軾涉夢作品的寫作成因，其中傅含章的〈論蘇軾記夢詩之時空背景與創作特色〉以蘇軾記夢詩為研究題材，詳盡記錄了蘇軾記夢詩的創作背景和寫作意義，強調「夢」具有激發作者想像空間和提供創作素材的功用，分析蘇軾透過記夢詩展現的深層心理。而張慶軍的〈蘇軾詞作與夢〉分析了蘇軾詞作中「夢」出現的成因，他認為「夢」是擋箭牌，是蘇軾為免在創作詞作時「豪放太過」，因此以夢為喻、以夢作托。此外，羅宗濤的〈蘇東坡夢中作詩之探討〉則探討夢中作的特殊創作現象，搜集詩人經歷、創作背景和其中的典故意義。

第三類是針對涉夢作品文學性，這類研究的著眼點在「夢」意象的分析，首先有簡子芽的〈蘇軾詞中「夢」字意象之研究〉，學者將以「夢」為焦點，分析蘇軾詩詞中「夢」的形式，類別為「君臣夢」、「蝴蝶夢」、「真夢」、「斷夢」、「殘夢」、「夢不成」、「幽夢」、「醉夢」、「歸夢」，此文十分全面，將蘇軾詞作中的「夢」作出全面的分類和歸納，但仍然不夠深入，應結合文學理論或作者所接觸的哲學思想作出論述。例如高雲鵬的〈蘇軾黃州時期作品的主題、意象研究〉，集中分析黃州時期作品的主題及意象，認為反映了他對生死、出處、窮達等人生根本問題思考的深化與成熟，筆下的梅花、海棠、孤鴻、疲馬等意象的改變體現齊一生死、不計窮達、寵榮不驚三個主題。另一篇論文是林增文的〈紅塵客夢——由總體性隱喻閱讀解析蘇軾詞中的黃州夢〉，作者應用了 Lakoff - Johnson 的總體性隱喻閱讀原則，分析蘇軾黃州時期的作品中的「夢」的目標域，認為蘇軾夢「詞」多元的背後映射到相同的更大範圍的目標域，即與親人、至友歡聚和不在朝、躬耕的希望。

### 三、 理論框架

本文以中華書局 1982 年版的《蘇軾詩集》為研究底本，先找出蘇軾詩中與「夢」、「覺」有關的作品<sup>9</sup>，參考不同學者對蘇軾詩的注釋和彙評<sup>10</sup>，並利用知人論事的研究方式進行研究，另外，筆者將閱讀北京中華書局 2005 年出版之《蘇軾年譜》，找到其創作詩詞的相關時地與情境，期望藉此爬梳之步驟，能對蘇軾的寫作緣由、環境和心志有所了解，並閱讀不同學者的著作，

<sup>9</sup> 根據北京中華書局 1996 年出版之《蘇軾詩集》(全八冊)。

<sup>10</sup> 包括馮應榴輯注的《蘇軾詩集合注》、謝桃坊所著《蘇軾詩研究》、蘇軾著，鄒同慶、王宗堂校注的《蘇軾詞編年校註》、曾棗莊編集的《蘇軾彙評》。

更深入理解蘇軾的經歷、處世態度以及哲學思想，例如王水照的《蘇軾傳：智者在苦難中的超越》和木齋的《蘇東坡研究》。此外，筆者會詳閱並搜集其他文獻，包括蘇軾的詞作、與他人的書信、研究題材所提及的典故，試圖全面而深入地分析蘇軾詩中的「夢」與「覺」以及蘇軾的情思。

根據傅正谷的《中國夢文學史》中提到「夢」詩在中國文學的幾種表現形式<sup>11</sup>，本研究的「夢」詩定義為蘇軾的紀夢之作、夢中之作和夢喻之作，作品當中必須明確有以「夢」為媒介的書寫，例如作者自己有夢、他人有夢或是以夢為修辭的手法，同時，不包括人名和地名。而「覺」境則為「夢」境的相反，包括蘇軾從夢境醒來，繼而進入「覺」境的詩作，論文聚焦「覺—夢—覺」的轉化，蘇軾夢境是否蘊含覺境的情緒，當詩人夢醒後重回覺境，並以現實邏輯解釋夢境，在現實世界（覺）找到與之相對應之事物，研究「覺」境在「夢」境的呈現，以及夢境所得對「覺」境帶來的影響，從而分析詩人在人生首次面對逆境的處世態度和情思。

---

<sup>11</sup> 記夢之作紀錄激起強烈創作衝動的夢，所作全由夢境而起，夢覺後對夢境的追記，借題發揮（議論抒情），比單純記夢更豐富深厚/夢中之作的作品全成於夢中，追憶寫出/作品全成於夢中，醒後記得部分，續作而成/夢中只作部分，夢覺後續全/夢喻之作以夢為喻，以狀物寫景或抒情議論變成作者的思想情志、願望、理想，比喻或象徵的存在。見傅正谷：《中國夢文學史》，（北京：光榮日報出版社，1993年），頁6-11。

## 第二章 「非夢非覺」的呈現

蘇軾在黃州四年多的謫居生活，同時是其文學創作的一個豐收時期，他不斷思考人生，吸收佛老思想，學者王水照指：「『烏台詩案』促成蘇軾人生思想的成熟，巨大的打擊使他深切認識和體會到外部存在著殘酷而又捉摸不定的力量，轉而更體認到自身在茫茫世界中的地位。」<sup>12</sup>，這個時期詩歌的「夢」與「覺」意涵反映蘇軾認識現實世界的「不定」的過程，亦尋找著自身的方向和價值，下文將細細分析。

### 一、以「覺」入「夢」

蘇軾剛到黃州時心情是頹喪的，他在〈初到黃州〉寫：

自笑平生為口忙，老來事業轉荒唐。  
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  
逐客不妨員外置，詩人例作水曹郎。  
只慚無補絲毫事，尚費官家壓酒囊。<sup>13</sup>

這首用以自我嘲笑的詩表達了對黃州自然景觀的讚美，但想到自己一生忙忙碌碌，卻換來「責授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充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共事」<sup>14</sup>的遭際，近於流放，便自感荒唐可笑，雖自我安慰卻充滿牢騷。元豐三年春，蘇軾作有〈次韻前篇〉，其中「饑寒未至且安居，憂患已空猶夢怕。」<sup>15</sup>一句，雖然烏台詩案已有定案，但蘇軾仍然是憂讒畏譏，「覺」境中詩人的不安、惶恐與躁亂很大程度影響著這個時期的夢，「夢」在黃州時期大約都會使他感到憂慮。〈石芝並引〉進一步流露「夢」對詩人而言的恐懼，〈石芝並引〉作於元豐三年（1080）：

元豐三年五月十一日癸酉，夜夢遊何人家。開堂西門，有小園古井。井上皆蒼石，石上紫藤如龍蛇，枝葉如赤箭。主人言：「此石芝也。」余率爾折食一枝，眾皆驚笑。其味如雞蘇而甘。明日作此詩。

空堂明月清且新，幽人睡息來初勻。  
了然非夢亦非覺，有人夜呼祁孔賓。  
披衣相從到何許，朱欄碧井開瓊戶。

<sup>12</sup> 王水照：〈蘇軾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文學遺產》，第5期（1989年），頁93。

<sup>13</sup> [宋]蘇軾著，[清]王文誥，孔凡禮校注：《蘇軾詩集》卷十一（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sup>14</sup> 曾棗莊：《蘇軾評傳》，（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132。

<sup>15</sup> [宋]蘇軾著，[清]王文誥，孔凡禮校注：《蘇軾詩集》卷二十（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1033。

忽驚石上堆龍蛇，玉芝紫筍生無數。  
鏗然敲折青珊瑚，味如蜜藕與雞蘇。  
主人相顧一撫掌，滿堂坐客皆盧胡。  
亦知洞府嘲輕脫，終勝嵇康羨王烈。  
神山一合五百年，風吹石髓堅如鐵。<sup>16</sup>

蘇軾在五月十一日做夢後，翌日便作這首詩，首先詩人自稱「幽人」，這在黃州時期的作品中並不罕見，但同時，他亦以「祁孔賓」<sup>17</sup>自稱，可是此時的他對這個非夢亦非覺的狀態是「了然」的，然而，當「有人」呼喚祁孔賓詩，蘇軾還是披衣前去了，他看到華美屋宇、奇珍異草，並品嚐了其中的一支青珊瑚，讓此處的主人注視他並鼓掌，滿堂的坐客亦十分歡樂，這夢境看似歡樂，但實際上卻不然，紀昀評：「亦頗賴此一結（『亦知洞府嘲輕脫』一下四句）。」<sup>18</sup>，這四句主要引用了《神仙傳》中嵇康欲隨王烈取食石髓而不得的故事<sup>19</sup>，詩人此時已然進入「覺」境，將夢中的所遇以「洞府」、「神山」稱，認為自己剛到過仙境，但神山一合便是五百年，其受合的強度「堅如鐵」，說明自己無緣再進入仙境，有些美好的事物隨著神山的封閉將離蘇軾而去，但值得注意的是「亦知」、「終勝」，即便蘇軾明白折食「青珊瑚」輕率不合規矩，但對蘇軾而言「終勝」沒有嘗試，無可追尋的結局。

〈石芝並引〉具體描寫了入夢、夢境，藉「夢」寫人生體悟，「了然非夢亦非覺」，這一刻的蘇軾是「了然」的、清醒的，但對於過去和未來則處於一種「非夢非覺」的狀態，他是有所感知而尚未堅定的，明白自己此刻處於被貶的狀態，在充滿感慨困惑的同時，亦對該如何自處卻徬徨不定，為黃州「夢」的書寫定下基礎。

<sup>16</sup> [宋]蘇軾著，[清]王文誥，孔凡禮校注：《蘇軾詩集》卷二十（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1047。

<sup>17</sup> 典故出自《晉書·祁嘉傳》：「清貧好學，年二十餘，夜，忽窗中有聲呼曰：『祁孔賓、祁孔賓、隱去來 隱去來。修飾人世，其苦不可諧。所得未毛銖，所喪如山崖。』旦而逃去。」見[宋]蘇軾著，[清]王文誥，孔凡禮校注：《蘇軾詩集》卷二十（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1048。

<sup>18</sup> [宋]蘇軾著，曾棗莊編：《蘇詩彙評》中冊，（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00年）頁871-872。

<sup>19</sup> 王烈，字長休，嵇叔夜甚敬愛之。烈獨之太行山中，見山破，石裂數百丈，兩畔皆是青石，石中有一穴，青泥流出如髓。烈取泥試丸之，隨手堅凝，氣如粳米飯，嚼之。因攜少許與叔夜，叔夜取而視之，已成青石，擊之，琤琤如銅聲。叔夜即與烈往視之，斷山已復如故。見[宋]蘇軾著，[清]王文誥，孔凡禮校注：《蘇軾詩集》卷二十（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1048。

非夢非覺的狀態在〈二月二十六日，雨中熟睡，至晚，強起出門，還作此詩，意思殊昏昏也〉進一步深化：

卯酒困三杯，午餐便一肉。雨聲來不斷，睡味清且熟。  
昏昏覺還臥，展轉無由足。強起出門行，孤夢猶可續。  
泥深竹雞語，村暗鳩婦哭。明朝看此詩，睡語應難讀。<sup>20</sup>

蘇軾剛到黃州寓居定惠院時，即元豐三年（1080）二月二十六日作了這首詩，表述了詩人百無聊賴且不規律的生活，在清晨喝酒，表現了無所事事不需處理公務的罪臣身分，而且深居簡出，親朋戚友皆避之唯恐不及，正如蘇軾在《答李端叔書》中明確表明：「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為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sup>21</sup>窗外不停下雨，於是蘇軾選擇入睡進入夢鄉，在昏昧中醒轉後，轉身又繼續睡，「昏昏覺還臥」呈現既沒有完全睡著，也不願醒來的狀態，在床上翻來覆去，百無聊賴。來到第四句終於提及詩人勉強起床出門，閒逛時感「孤夢猶可續」，即便已經完全醒來身處「覺」境，仍同身處在孤獨的夢境一樣，從「泥深」、「村暗」，詩人身處在一片灰暗的環境中，到處都沒有有人，只有竹雞語鶉鳩哭，一片愁雲慘霧，這種孤獨、寂寥又惶恐的心境就像〈卜算子·黃州定惠院寓居作〉的幽人：「誰見幽人獨往來，飄渺孤鴻影。」<sup>22</sup>最後詩人總結：「明朝看此詩，睡語應難讀」，蘇軾把整首詩歌形容為睡語，即便身處「覺」境，詩人仍覺得與「夢」境無異，同樣是恍惚迷離、孤苦伶仃，這亦是非夢非覺的迷離狀態，現實中詩人終日無所事事，只好選擇頹廢度日。

同樣於夢中體現覺境不安的還有〈是日，偶至野人汪氏之居。有神降於其室，自稱天人李全，字德通。善篆字，用筆奇妙，而字不可識，云天篆也。與予言，有所會者。復作一篇，仍用前韻〉：

酒渴思茶漫扣門，那知竹裡是以村。  
已聞龜策通神語，更看龍蛇落筆痕。  
色瘁形枯應笑屈，道存目擊豈非溫。

<sup>20</sup> [宋]蘇軾著，[清]王文誥，孔凡禮校注：《蘇軾詩集》卷二十（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1040。

<sup>21</sup> [宋]蘇軾撰，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卷49，（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1432。

<sup>22</sup> 這段艱難時光，因為沒有家眷未至，亦無親朋為伴，獨居定惠院的蘇軾是孤獨而且惶恐不安的。蘇軾在〈卜算子·黃州定惠院寓居作〉以鴻自喻，將被貶的孤苦之感展現而出。見馬寧：〈蘇軾遷謫淬煉心境之蛻變〉，《文學教育》第九期（2022年），頁47。

歸來獨掃空齋臥，猶恐微言入夢魂。<sup>23</sup>

這首詩作於元豐五年（1082）正月二十日，有學者指出詩中「微言」後藏著「大義」<sup>24</sup>，就是詩人透過占卜問子姑神未來福禍之事，不但提及詩案一事是冤獄，更言詩人未來無法棄絕仕途，有違本存的歸隱心願，因此詩人開始害怕這些天的經歷，認為子姑神的話會擾亂自身心智，將憂思帶進夢境，蘇軾無法維持內心的寧靜，相反，連所聞的仙人預言都頻頻在睡夢中造成種種不安，「覺」境中的煩擾之事無時無刻都在干擾潛意識，謫黃前清靜的「夢」境在謫黃時期幾乎絕跡，取而代之的是覺境的不安徬徨頻頻入夢，這在同時期其他詩作也有體現，例如元豐四年十二月的夢中作〈記夢回文二首並敘其一〉：

十二月二十五日，大雪始晴。夢人以雪水煮小團茶，使美人歌以飲。余夢中為作《回文》詩，覺而記其一句云：亂點餘花唾碧衫。意用飛燕唾花故事也。乃續之，為二絕句云。

酹顏玉碗捧纖纖，亂點餘花唾碧衫。  
歌咽水雲凝靜院，夢驚松雪落空巖。

東坡已在黃州團練副使貶所兩年的蘇軾，自號東坡居士並復營東坡雪堂<sup>25</sup>，仍會在夢中驚醒，夢驚以外，蘇軾亦提過夢斷，且看元豐四年的〈姪安節遠來夜坐三首·其二〉：

心衰面改瘦崢嶸，相見惟應識舊聲。  
永夜思家在何處，殘年知汝遠來情。  
畏人默坐成癡鈍，問舊驚呼半死生。  
夢斷酒醒山雨絕，笑看飢鼠上燈檠。<sup>26</sup>

<sup>23</sup> [宋]蘇軾著，[清]王文誥，孔凡禮校注：《蘇軾詩集》卷二十一（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1105。

<sup>24</sup> 詩中所謂「微言」背後的「大義」，原來就是類似詩人曾經在元豐四年透過占卜與子姑神對話，詢問未來休咎禍福的內容。在這其中，除了提及詩案一事是為冤獄而切中詩人心事之外，更重要的是指出了詩人內心的隱微想望，而且預言了未來將仍與心願有違，無法棄絕仕途。由此脈絡回觀元豐五年所作的本詩，我們遂能更清楚了解其間意脈。見何海瑄：〈蘇軾涉夢書寫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7年），頁76。

<sup>25</sup> 羅宗濤：〈蘇東坡夢中作詩之探討〉，《玄英人文學報》第1期（2003年7月），頁6。

<sup>26</sup> [宋]蘇軾著，[清]王文誥，孔凡禮校注：《蘇軾詩集》卷二十一（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1095。

這是蘇軾寫給姪子三首詩其二，詩人以前三聯強調人事的變遷，自己離別家鄉後心境和面容的變化很大，衰敗許多<sup>27</sup>，常寫老病交織之境況，例如「老來百事懶，身垢猶念浴」<sup>28</sup>、「異鄉衰病，觸目淒感，念人命脆弱如此……吾儕漸衰，不可復作少年調度。」<sup>29</sup>，即便如此仍不忘家鄉的口音，這裡提到「家鄉」元素，在與姪子夜裡談話時更問：「思家在何處」，暗示雖然記得家鄉口音但對家鄉的記憶卻模糊不清了，記不清舊事並不妨礙蘇軾感知姪子遠來探望的關切之情，然而，詩人以「畏人」自稱，說明對現實生活的不安，整天不敢說話不敢動，已然快進入癡鈍的狀態，但「畏人」在聽聞姪子對他說舊相識已經死了一半還是「驚呼」，難以置信，直到這時，詩人提到「夢斷酒醒山雨絕」的「夢」就不難理解了，這個「夢」是一個寄望，可能是回鄉或政治抱負，但無論這個夢是什麼，此刻已「斷」，夢斷後從昏昧狀態中清醒過來，躁亂的思緒亦絕於此（「山雨絕」），回到覺境並笑看過去為官場事營營役役的自己，（「笑看飢鼠上燈檠」），由此觀之，「默坐」的觀照對象是生死、榮辱等生命問題，「夢」境中涵蓋了作者悲戚的情緒，遭遇貶謫、多年離鄉、不能實現理想、在黃州揣揣不安……「覺」境的經歷和情緒通通在「夢」中出現，以致他「夢斷」後才可讓煩亂的心緒安定。

## 二、以「夢」襯「覺」

元豐五年（1082）三月末，表現對現實生活消極意態的〈次韻答元素並引〉：

余舊有贈元素詞云：「天涯同是傷流落。」仍素以為今日之先兆，且悲當時六客之存亡。六客蓋張子野、劉孝叔、陳令舉、李公擇及仍素與余也。

不愁春絮盡隨風，但喜丹砂入頰紅。  
流落天涯先有識，摩挲金狄會當同。  
蘧蘧未必都非夢，了了方知不落空。

<sup>27</sup> 總觀元豐三年的作品，剛剛經歷了「烏台詩案」的蘇軾驚魂未定，老病交織的遲暮之感成為他這一年作品主要的情感基調，這與蘇軾初到黃州時體弱多病有關，但又是他此時心態的寫照，產生這種疲憊、衰老心態的根本原因是他在《戲作種松》中說的「人事多乖迕」見高云鵬：〈蘇軾黃州時期作品的主题、意象研究〉，《中國蘇軾研究》，第一期（2017年）頁231。

<sup>28</sup> 〈安國寺浴〉，見【宋】蘇軾著，【清】王文誥，孔凡禮校注：《蘇軾詩集》卷二十（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1034。

<sup>29</sup> [宋]蘇軾著，孔凡禮校注：《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1535。

莫把存亡悲六客，已將地獄等天宮。<sup>30</sup>

從詩名和詩序可見，這是詩人答覆楊元素之詩，詩人首先強調即便時間過去自己仍然安在，向楊元素表示自己平安無事，值得關注的是，詩歌中初見「夢中之覺」意識建立的端倪，頸聯言：「蘧蘧未必都非夢，了了方知不落空。」意謂「其實人清醒著的時候不見得就不是在作夢，唯有徹底明白事理，曉知種種箇中滋味後，才能坦然自在，不會知覺有所落空，進而生起傷感情緒。」<sup>31</sup>，蘇軾這個時候對於「夢」和「覺」似乎頗有體會，但未找到「徹底明白事理，不會直覺有所落空」的方法，因而紀昀評：「五、六太滑。（『已將地獄等天宮』）落句尤粗獷。<sup>32</sup>」，紀昀對於蘇軾此時對於「覺」境和「夢」境的理解太粗糙，蓬蓬之經歷與夢中之經歷始終不一樣，縱然詩人此刻因為自身經歷有所體悟，但下此定論還是太早，從此詩可見，詩人有意從夢境察覺覺境的種種，並且認為自身處於地獄，充滿怨懟消極之意，有找「真覺」<sup>33</sup>的意識，但具體觀念和做法尚未成形。至元豐四年（1081），這次蘇軾做了個好夢，見〈杭州故人信至齊安〉：

昨夜風月清，夢到西湖上。  
朝來聞好語，扣戶得吳餉。  
清圓白曬荔，脆釀紅螺醬。  
更將西菴茶，勸我洗江瘴。  
故人情義重，說我必西向。  
一年兩僕夫，千里問無恙。  
相期結書社，未怕供詩帳。  
還將夢魂去，一夜到江漲。

這首詩由「夢」拉開序幕，中間有「覺」作過渡，最後以夢終結。蘇軾對西湖大概有深刻的感情，他於《答陳師仲書》記：「軾於錢塘人有何恩意，而其人至今見念，軾亦一歲率常四五夢至西湖上，此殆世俗所謂前緣者。」<sup>34</sup>，詩人不但在風月皆清的晚上入睡，還夢到杭州任上，一夜好

<sup>30</sup> [宋]蘇軾著，[清]王文誥，孔凡禮校注：《蘇軾詩集》卷二十一（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1114。

<sup>31</sup> 何海瑄：〈蘇軾涉夢書寫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7年），頁82。

<sup>32</sup> [宋]蘇軾著，曾棗莊編：《蘇詩彙評》中冊，（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00年）頁935。

<sup>33</sup> 將於第四章細析。

<sup>34</sup> [宋]蘇軾著，[清]王文誥，孔凡禮校注：《蘇軾詩集》卷二十一（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1090-1091。

眠後，夢中的正面情緒延伸到現實。夢醒得到好消息，有朋友給他送來荔枝、紅螺醬和西菴茶，讓他去掉黃州的瘴氣，勸他到西邊定居，也自願當僕夫，他們有情有義，無懼被蘇軾牽連<sup>35</sup>，千里迢迢來黃州只為向自己問好和結書社，箇中的關切之情讓蘇軾感動無比，是孤獨的處境中的慰藉，所以最後詩人說：「還將夢魂去，一夜到江漲。」江漲是一條位於杭州橋<sup>36</sup>，詩人期待帶著這份在「覺」境獲得的關懷再次入夢到江漲橋，從夢中得到的動力，延續到「覺」境，以面對來日的處境。好夢並不常有，從夢境獲得面對覺境煩惱的力量很難得，蘇軾在黃州更常以「夢境」突出「覺境」的恐怖，元豐六年（1083）的〈次韻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其一〉充滿了蘇軾對現實生活的怨懟：

**飢人忽夢飯甑溢，夢中一飽百憂失。只知夢飽本來空，未悟真飢定何物。**  
我生無田食破碗，爾來碗枯磨不出。去年太歲空在酉，傍舍壺漿不容乞。  
今年旱勢復如此，歲晚何以黔吾突。青天蕩蕩呼不聞，況欲稽首號泥佛。  
甕中蜥蜴尤可笑，跂跂脈脈何等秩。陰陽有時雨有數，民是天民天自卹。  
我雖窮苦不如人，要亦自是民之一。形容雖似喪家狗，未肯聒耳爭投骨。  
倒冠落幘謝朋友，獨與蚊雷共主華。故人嗔我不開門，君視我門誰肯屈。  
可憐明月如潑水，夜半清光翻我室。風從南來非雨候，且為疲人洗蒸鬱。  
褰裳一和快哉謠，未暇飢寒念明日。<sup>37</sup>

趙克宜在《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言：「首章說久旱。（「飢人忽夢飯甑溢」二句）起筆破空而來。（「只知夢飽本來空」二句）承筆又落習徑。（「陰陽有時雨有數」四句）直如說話。而曲折有氣，不傷於率。（「風從南在雨候」一一此句本寫足旱字）」<sup>38</sup>，沿此詩評，可見此詩圍繞著「饑」和「旱」寫。蘇軾在黃州生活困苦，他寫道：「空庖煮寒菜，破竈燒溼葦。」（〈寒食雨二首·其二〉）<sup>39</sup>、「先生年來窮到骨，問人乞米何曾得。」（〈蜜酒歌·並敘〉）<sup>40</sup>、「饑寒未知免，已作太飽

<sup>35</sup> 蘇軾自注：僕頃以詩得罪，有司移杭取境內所留詩，杭州供數百首，謂之詩帳。見[宋]蘇軾著，[清]王文誥，孔凡禮校注：《蘇軾詩集》卷二十一（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1091。

<sup>36</sup> 蘇軾自注：江漲，杭州橋名。同註30。

<sup>37</sup> [宋]蘇軾著，[清]王文誥，孔凡禮校注：《蘇軾詩集》卷二十一（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1121。

<sup>38</sup> [宋]蘇軾著，曾棗莊編：《蘇詩彙評》中冊，（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00年）頁942。

<sup>39</sup> [宋]蘇軾著，[宋]王文誥，孔凡禮校注：《蘇軾詩集》卷二十（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1118）。

<sup>40</sup> [宋]蘇軾著，[宋]王文誥，孔凡禮校注：《蘇軾詩集》卷二十（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1116。

計。」（〈問大冶長老乞桃花茶栽東坡〉）<sup>41</sup>。此詩蘇軾沒有直接言生活之困苦，而是寫：「飢人忽夢飯甌溢」，首先飢人夢中有滿到溢出的飯，他在夢中吃飽，憂慮全失，然而這只是短暫的滿足，因為一醒來他還是處於饑餓狀態，飢人明白夢的本質是空，面對現實的饑餓無從生怨，但詩人亦未真正明白「真飢」的本質，單單從首兩句已經對蘇軾貧困的處境可見一斑，詩人接下來更是直接表達對現實中饑餓貧困的怨言，他先交代自己維持生計的方法——寫詩文，但久旱的情形使他磨不出墨汁，對上天發出控訴「青天蕩蕩呼不聞」，更認為求雨的習俗可笑<sup>42</sup>，一番怨懟後，他明白「陰陽有時雨有數」，天地萬物自有規律，自己不應妄自指責，但自己因久旱無以維持生計，如同喪家之犬，即便如此仍謝絕拜訪，過著只有月光到訪的孤獨淒涼的日子。

夢境本是「空」，但至少可以「一飽百憂失」，他在現實卻遭受重重打擊，詩人被貶黃州之後，不但生活貧困，孤獨無聊，此時更因為天公不造美，過著要忍受饑餓的日子，從全詩充滿怨懟的筆觸來看，「覺」境對詩人而言是煩亂而淒慘的，開首的「夢」只為突出「覺」境帶來的煩惱，夢中至少可以享受短暫的飽足感，忘掉煩惱，但「覺」境卻像走不出的困境，只得默默忍受，與月光微風為伴。這年的〈和蔡景繁海州石室〉同樣充滿消極的意態：

芙蓉仙人舊遊處，蒼藤翠壁初無路。戲將桃核裹黃泥，石間散擲如風雨。坐令空山出錦繡，倚天照海花無數。花間石室可容車，流蘇寶蓋窺靈宇。何年霹靂起神物，玉棺飛出王喬墓。當時醉臥動千日，至今石縫餘糟醕。仙人一去五十年，花老室空誰作主。手植數松今偃蓋，蒼髯白甲低瓊戶。我來取酒酌先生，後車仍載胡琴女。一聲冰鐵散巖谷，海為瀾翻松為舞。爾來心賞復何人，持節中郎醉無伍。獨臨斷岸呼日出，紅波碧巘相吞吐。徑尋我語覓餘聲，拄杓彭鏗叩銅鼓。長篇小字遠相寄，一唱三歎神淒楚。江風海雨入牙頰，似聽石室胡琴語。我今老病不出門，海山巖洞知何許。門外桃花自開落，床頭酒甕生塵土。前年開閣放柳枝，今年洗心歸佛祖。夢中舊事時一笑，坐覺俯仰成今古。願君不用刻此詩，東海桑田真旦暮。

43

<sup>41</sup> [宋]蘇軾著，[宋]王文誥，孔凡禮校注：《蘇軾詩集》卷二十（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1119。

<sup>42</sup> 「甕中蜥蜴尤可笑，跂跂脈脈何等秩」指求雨的習俗。

<sup>43</sup> [宋]蘇軾著，[宋]王文誥，孔凡禮校注：《蘇軾詩集》卷二十二（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1178。

全詩集中描述石室的不同時期，在「芙蓉仙人」的操持下，由「初無路」變成「花無數」，為百姓打造一個遊覽之所，直到第十三句「仙人一去五十年，花老室空誰作主。」這件事已經過去五十年，初見悵然，接著，詩人提到自己曾經載著樂伎前往石室，在裡面既歌且舞，所以當蔡景繁遊石室時嘗試尋覓蘇軾遺下的餘音，把在石室所作的詩歌寄給詩人，蘇軾收到後彷彿重臨適日遊歷的情境，然而，現實中詩人又老又病，更笨無力出門，對周遭一切都生出慊慊的心態，無意欣賞，到了最後的一句「夢中舊事時一笑，坐覺俯仰成今古。願君不用刻此詩，東海桑田真旦暮。」蘇軾把前人創造石室、自己到石室玩樂、蔡景繁到訪、自己的現況通通稱為「夢中舊事」，「坐覺俯仰成今古」，古往今來的人與事都可以在瞬息間過去，迅速的時間或世事變遷，讓蘇軾生了消極意態，緊接著的「願君不用刻此詩，東海桑田真旦暮」加深意味，詩人不但將過往和現在都當成夢，身處「覺」境的他對現實的態度消極，不願留下自己的痕跡，「覺」境對蘇軾而言與夢無異，萬事皆空，正如他在〈南鄉子（霜降水痕收）〉寫道：「萬事到頭都是夢」<sup>44</sup>。

從以上詩作可見，蘇軾在黃州時期的詩歌中「夢」與「覺」主要表現是「非夢非覺」，這是一種對現實有所感知但未貞定的狀態<sup>45</sup>，具體體現為以「覺」入「夢」和以「夢」襯「覺」，覺境中，蘇軾因詩案被貶，生活貧困，認為自己又老又病，難再有施展抱負之日，終日戚戚然，謂：「罪大責輕，得此甚幸，未嘗戚戚。」<sup>46</sup>「夢」多數充滿覺境躁亂不安的情緒，此外，詩作呈現否定現實的傾向，把覺境說成是夢境，例如〈數日前，夢一僧出二鏡求二詩。僧以鏡置日中，其影甚異，其一如芭蕉，其一如蓮花，夢中與作詩〉中延續到現實的孤夢，甚至在〈次韻答元素並引〉明言「蓬蓬未必都非夢」，表現否定覺境的意識，亦借〈次韻孔毅父久早已而甚兩三首·其一〉在夢中一飽百憂失的饑人宣洩對覺境的怨懟，〈和蔡景繁海州石室〉則把過去和現在都雲淡風輕地說成是夢中舊事，如夢幻泡影，沒有紀錄的意義。凡此種種，都藉夢境虛無、空的特性襯托覺境的

<sup>44</sup> [宋]蘇軾著，孔凡禮校注：《蘇軾詞編年校註》（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331。

<sup>45</sup> 李貞慧：〈論蘇軾「夢」與「覺」的書寫與意義——以黃州以後作品為論述中心〉，《新宋學》第3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7月），頁128。

<sup>46</sup> 〈與王定國四十一首·其二〉，[宋]蘇軾著，王新龍編：《蘇軾文集》第四冊，（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9年），頁1。

難以捉摸，突出詩人萎靡不振的精神狀況、消極頹廢的生活意態，寄寓「不定」、非「真覺」的意思。



### 第三章 真覺

蘇軾在非夢非覺的狀態一度呈現了迷茫的現實處境和消極的情緒，詩人適應了謫居生活的殘酷現實，終日深刻自省和思考後<sup>47</sup>，始對人生有更清晰的看法，並稱之為「真覺」。學者王水照指：「『人生如夢』主要反映人們在空間存在中對個體生命實在性的探尋，蘇軾卻從中肯定個體生命的珍貴和價值，並執著於生命價值的實踐。」<sup>48</sup>，蘇軾在反覆的「覺一夢一覺」<sup>49</sup>的循環中尋找人生的價值。

元豐三年九月，蘇軾在〈勝相院經藏記〉對真覺有所詮釋：

我遊多寶山，見山不見寶。巖谷及草木，虎豹諸龍蛇。雖知寶所在，欲取不可得。復有求寶者，自言已得寶，見寶不見山，亦未得寶故。譬如夢中人，未嘗知是夢，既知是夢已，所夢即變滅。見我不見夢，因以我為覺，不知真覺者，覺夢兩無有。我觀大寶藏，如以蜜說甜。眾生未諭故，復以甜說蜜。甜蜜更相說，千劫無窮盡。自蜜及甘蔗，查梨與橘柚，說甜而得酸，以及鹹辛苦。忽然反自味，舌根有甜相，我爾默自知，不煩更相說。我今說此偈，於道亦雲遠，如眼根自見，是眼非我有。當有無耳人，聽此非舌言，於一彈指頃，洗我千劫罪。<sup>50</sup>

蘇軾作此記前曾言「願我今世，作是偈已，盡未來世，永斷諸業，客塵妄想，及諸理障。一切世間，無取無舍，無憎無愛，無可無不可。」<sup>51</sup>，由是觀之，則多寶山之遊可當作人世間之遊，懼怕山中險境而不追求寶藏，雖知寶所在而猶不可得，相反，無懼險阻追尋寶藏者，得到寶藏卻發現這只是虛幻，蘇軾用味道再作闡釋：「忽然反自味，舌根有甜相」，嘗遍鹹酸苦辛後才能得到真味——甜。寶藏和甜味指涉的都是真覺，一時勘破的夢不是真覺，人生需要在反覆有所夢、不斷勘破夢覺，才能覺夢兩無有，並得人生全貌，這時候「真覺」才可能存在，王水照亦言：「蘇軾的曠，形成於幾次生活挫折之後的痛苦思索，」<sup>52</sup>經歷挫折後的苦苦思索，是形成蘇軾曠達思想的關鍵，既然蘇軾在貶謫黃州初期便對真覺有所詮釋，他在黃州期間是否能得真覺呢？本章將一一析述蘇軾黃州時期追尋「真覺」之徑，解釋其「真覺」的意涵。

<sup>47</sup> 蘇軾在〈答李端叔〉言：「謫居無事，默自觀省」，見[宋]蘇軾撰，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卷49，（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1432。

<sup>48</sup> 王水照：《蘇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頁66。

<sup>49</sup> 在覺境靠著聯想編成「夢」，清醒後，同樣在覺境以邏輯解釋夢境的意義，

<sup>50</sup> [宋]蘇軾著，孔凡禮校注：《蘇軾文集》卷十二，（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389。

<sup>51</sup> 同註39。

<sup>52</sup> 王水照：〈蘇軾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文學遺產》，第5期（1989年）頁93。

元豐六年（1083）四月，當蘇軾聽說被他連累的王定國北歸，感慨萬千下作〈喜王定國北歸第五橋〉：

白露淒風洗瘴煙，夢回相對兩淒然。  
雀羅廷尉非當日，鳩杖先生愈少年。  
世事飽諳思縮手，主恩未報恥歸田。  
誰憐第五橋東水，獨照臺州老鄭虔。<sup>53</sup>

汪師韓評：「其詞渾然，其意靄然。是亦周子論樂，所謂淡則心平氣和，和則躁心釋者也。」<sup>54</sup>蘇軾把「白露淒風洗瘴煙」的貶居經歷稱為「夢」，「夢回」即回到覺境，覺境淒然，他經歷世事險惡後亦「思縮手」，卻同時表明心志，寫下「報主恩」的希望，他在未完成心願前是不會歸田的。從元豐六年的這首詩可見，蘇軾這時希望得到恩赦後回朝效力，如前文所言，夢一向帶有迷失的意味，蘇軾這裡的「夢回」大概指的便是自己對覺境已有一定的把握，放下像初到黃州時般的消極生活態度，正如汪師韓所言：「和則躁心者釋也。」在重拾希望後，蘇軾似乎逐漸擺脫夢境帶給他的迷失，元豐七年（1084）八月記〈金山夢中作〉：

江東賈客木綿裘，會散金山月滿樓。  
夜半潮來風又熟，臥吹簫管到揚州。<sup>55</sup>

這年三月誥下，蘇軾移汝州團練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他在四月離開黃州貶所<sup>56</sup>，多年在黃州牢籠般的生活終於告終，詩人的心態似乎也變得輕鬆正面，在八月將離京口時有所夢並作此詩，記昀評：「此有感而託之夢作耳，一氣渾成，自然神到。」<sup>57</sup>夢中的蘇軾穿著商人的木棉襖而不是仕人的皮裘，但他的心情舒暢，當夜並非風平浪靜，詩人身處潮來風又熟的環境，「風熟<sup>58</sup>」的情形意味著來日路向未明，亦即再次踏上仕途或許會遇上風波，但他仍能以「臥吹簫管」的心態面對，反映蘇軾此時坦然面對波折的積極心態，夢境的煩擾已然退散，取而代之的是蘇軾對生死的思考，他在〈李憲仲哀詞〉寫：

<sup>53</sup> [宋]蘇軾著，[清]王文誥，孔凡禮校注：《蘇軾詩集》卷二十二（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1180。

<sup>54</sup> [宋]蘇軾著，曾棗莊編：《蘇詩彙評》中冊，（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00年）頁1153。

<sup>55</sup> [宋]蘇軾著，[清]王文誥，孔凡禮校注：《蘇軾詩集》卷二十四（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1274。

<sup>56</sup> 羅宗濤：〈蘇東坡夢中作詩之探討〉，《玄奘人文學報》第1期（2003年7月），頁6。

<sup>57</sup> [宋]蘇軾著，曾棗莊編：《蘇詩彙評》中冊，（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00年）頁1062。

<sup>58</sup> 蓋風之初作，轉移不定，過一日不轉，則方向定，謂之「風熟」。見【宋】蘇軾著，曾棗莊編：《蘇詩彙評》中冊，（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00年）頁1062。

大夢行當覺，百年特未滿。遑哀已逝人，長眠寄孤館。  
念我同年生，意長日月短。鹽車困騏驥，烈火廢圭瓊。  
後生有奇骨，出語已精悍，蕭然野鶴姿，誰復識中散。  
有生寓大塊，死者誰不窾。嗟君獨久客，不識黃土暖。  
推衣助孝子，一溉滋湯旱。誰能脫左驂，大事不可緩。<sup>59</sup>

蘇軾在詩前的敘中提及為李憲仲去世感到可惜，友人的死亡引發詩人對生死的思考，他認為人是寄託於世上的，人生就是一場短暫而孤獨的大夢（「長眠寄孤館」），詩人這時似乎有了新的存在意義和思考，了悟人生死才是人生大事，最後他寫：「誰能脫左驂，大事不可緩。」明白到歲月可貴，在時間如流水般消逝的世上，他更應該珍惜生活和生命。有了此等覺悟，蘇軾將謫居期間牢籠般的生活視為一場「醉夢」，更笑言接受，元豐八年十二月，蘇軾作〈次韻胡完夫〉：

青衫別淚尚爛斑，十載江湖困抱關。  
老去上書還北闕，朝來拄笏望西山。  
相從杯酒形骸外，笑說平生醉夢間。  
萬事會須咨伯始，白頭容我占清閒。<sup>60</sup>

作為中書舍人的胡完夫聽說蘇軾有意隱居宜興後，作詩戲之，這是蘇軾和胡完夫之作。詩中首聯先是蘇軾含淚回顧被貶黃州的窮苦日子，頷聯表示自己意欲歸隱，首四句寫他對官場上的爭鬥生厭，而有歸隱之意。「相從杯酒形骸外」之句引用《莊子》典故：「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sup>61</sup>，「醉夢」指黃州貶居生涯，頸聯指蘇軾若把酒遊於形骸之外，不受身外物所限，精神上亦怡然自得，他笑說黃州貶居生活真一場「醉夢」，值得注意的是蘇軾說醉夢的情緒不是自怨自艾，而是「笑說」，他對這段經歷的態度是正面的，從這場醉夢中生悟，以「白頭容我占清閒」為來日願望，可以說這場醉夢是淺酌深杯而大徹大悟，在醉夢中隱藏著最透徹的覺醒<sup>62</sup>，經歷過黃州謫居生活的蘇軾，對自己在世界上的定位很清晰，他把人生得失當作是夢幻，不再因榮辱而痛苦，表現一種心安的境界。夢中覺、醉中醒在蘇軾其他作品也有體現，蘇軾在元豐五年（1082）的〈江城子（夢中了了醉中

<sup>59</sup> [宋]蘇軾著，[清]王文誥，孔凡禮校注：《蘇軾詩集》卷二十五（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1333。

<sup>60</sup> [宋]蘇軾著，[清]王文誥，孔凡禮校注：《蘇軾詩集》卷二十六（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1406。

<sup>61</sup> 〈莊子·德充符〉，取自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zhuangzi/seal-of-virtue-complete/zh>。

<sup>62</sup> 阮延俊：〈論蘇軾的人生境界及其文化底蘊〉，武漢：華中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專業博士論文，2012年5月。頁206。

醒)〉明言：「夢中了了醉中醒。<sup>63</sup>」，詞中除了蘇軾希望像陶淵明般歸隱田園，以「夢中了了」<sup>64</sup>、「醉中醒」<sup>65</sup>為覺悟的手段。

綜上所述，謫黃後期蘇軾涉夢詩的「夢」與「覺」不再一味指向消極和虛無，而是傾向將被貶黃州的困苦生活說成是一場夢，漸漸理解「覺」境會入夢，夢是一個並不真實存在的虛無境界，但並不代表夢沒有存在的價值，此時的真覺是針對人生的追求和困境而言的，蘇軾從夢中了覺，肯定存在的意義和人生價值，建立起內心的安頓，確立主體自覺的肯定和珍愛，此時他悟出的「真覺」奠定其曠達的基礎。

---

<sup>63</sup> 陶淵明以正月五日游斜川，臨流班坐，顧瞻南阜，愛曾城之獨秀，乃作斜川詩，至今使人想見其處。元豐壬戌之春，余躬耕於東坡，築雪堂居之，南挹四望亭之後丘，西控北山之微泉，慨然而嘆，此亦斜川之游也。乃作長短句，以《江城子》歌之。

只淵明，是前生。走遍人間，依舊卻躬耕。昨夜東坡春雨足，烏鵲喜，報新晴。

雪堂西畔暗泉鳴。北山傾，小溪橫。南望亭丘，孤秀聳曾城。都是斜川當日景，吾老矣，寄余齡。見【宋】蘇軾著，鄒同慶、王宗堂校注：《蘇軾詞編年校註》（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352。

<sup>64</sup> 〈東坡志林·記夢〉有言：「予在黃州，夢至西湖上，夢中亦知其為夢也。」此即「夢中了了」的真實寫照。見余恬：〈論蘇軾涉夢詞中的悲劇意識〉，載《中國蘇軾研究》，第1期（2019），頁45。

<sup>65</sup> 《和陶飲酒二十首》序云：「吾飲酒至少，常以把盞為樂，往往頽然坐睡。人見其醉，而吾中了然，蓋莫能名其為醉為醒也。」也表明蘇軾常處於雖醉猶醒的狀態。這就意味著，蘇軾之夢與酒，絕非其借以自我麻醉的工具，而是其借以溝通理想與現實之橋樑。見余恬：〈論蘇軾涉夢詞中的悲劇意識〉，載《中國蘇軾研究》，第1期（2019），頁45。

## 第四章 結語

「烏台詩案」這場文字獄使詩人更珍惜個體生命，這不是一時一刻的領悟，可以說詩案促成蘇軾人生思考的成熟，王水照曾言：「蘇軾的人生苦難意識和傷感虛幻意識是異常沉重的，但並沒有發展到對整个人生的厭倦和傷感，……，他在吸取傳統人生思想和個人生活體驗的基礎上，形成了一套從苦難——省悟——超越的思路」<sup>66</sup>，「夢」與「覺」在黃州時期的呈現蘇軾從苦難到省悟，最後超越的過程，夢境由覺境的情緒和聯想構成，詩人借夢境超越痛苦，夢醒後以理性邏輯思考夢境，因而在覺境中越加珍視生活。

由本文對蘇軾詩「夢」與「覺」的分析可見，在蘇軾的詩中兩者實為互相扣連。詩人遭逢巨大打擊，被貶後受老病之哀、孤獨之悲所困，他深刻體會到外部殘酷的現實，對生活感到無力掌控，因此謫黃前期的蘇軾處於「非夢非覺」的狀態，這是一種對現實有所感知但尚有不定的迷失狀態，爬梳文獻，分析詩作後發現「非夢非覺」的具體表現為夢反映覺境的負面情緒，夢甚至延伸到覺境，加劇詩人的不安躁亂。此外，蘇軾通過寫覺境的不堪，或將前事說成是夢，從而否定覺境，覺境對蘇軾而言是虛無不定的，這種情況一直持續至「真覺」的出現。

據〈勝相院經藏記〉，一時夢後所覺不等於真覺，必須反覆參透夢覺，才能得其全貌，職是，詩人在謫黃後期把黃州貶居生涯視為夢，這場夢對他而言不再是迷失、困擾和不定，他在此醉夢覓得理想，這對當時的蘇軾而言是覺醒，因而借黃州的「夢」、「覺」反思出處和人生追求，察覺到「了然非覺亦非夢」<sup>67</sup>、「夢中了了醉中醒」<sup>68</sup>、「蓬蓬未必都非夢」<sup>69</sup>，建立後來「夢覺之間，塵塵相因。」<sup>70</sup>（《夢齋銘》）的省察，轉而尋覓自身在茫茫世界中的定位，肯定存在的價值。

全文完

<sup>66</sup> 王水照：《蘇軾研究》，（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頁76。

<sup>67</sup> 〈石芝並引〉，見【宋】蘇軾著，【清】王文誥，孔凡禮校注：《蘇軾詩集》卷二十（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1047。

<sup>68</sup> 〈江城子（夢中了了醉中醒）〉，見【宋】蘇軾著，鄒同慶、王宗堂校注：《蘇軾詞編年校註》（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352。

<sup>69</sup> 〈次韻答元素並引〉，見【宋】蘇軾著，【清】王文誥，孔凡禮校注：《蘇軾詩集》卷二十一（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1114。

<sup>70</sup> 〈夢齋銘〉，見【宋】蘇軾：《蘇軾文集》卷十九，（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575。

## 參考資料（按作者姓氏漢語拼音排列）

### 古典書籍

1. 孔凡禮（1923-2010）：《蘇軾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2. [宋]蘇軾（1037-1101）著，[清]王文誥，孔凡禮校注：《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3. [宋]蘇軾（1037-1101）著，鄒同慶、王宗堂校注：《蘇軾詞編年校註》（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4. [宋]蘇軾（1037-1101）著，孔凡禮校注：《蘇軾詞編年校註》（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5. [莊子]莊子著，陳鼓應譯：《莊子今注今譯》（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6. [宋]蘇軾（1037-1101）著，曾棗莊編：《蘇詩彙評》，（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00年）
7. [宋]蘇軾（1037-1101）著，孔凡禮校注：《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8. [宋]蘇軾（1037-1101）著，王新龍編：《蘇軾文集》，（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9年）

### 專書

1. 傅正谷（1933-1996）：《中國夢文學史》，（北京：光榮日報出版社，1993年）
2. 王水照、朱剛：《蘇軾評傳》，《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第85冊，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7月）。
3. 王水照：《蘇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4. 王水照：《蘇軾研究》，（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5. 曾棗莊：《蘇軾評傳》，（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
6. 朱光潛（1897-1986）：《文藝心理學》（上海：開明書店，1946年）
7. 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編：《中國蘇軾研究》，（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年）

## 論文及期刊

1. 高雲鵬：〈蘇軾黃州時期作品的主題、意象研究〉，《中國蘇軾研究》，第一期（2017年），頁230-246。
2. 侯興維：〈蘇軾詩詞中「人生如夢」觀探微〉，《吉林師範學院學報》第7期（1996年），頁15-16。
3. 何海瑄：〈蘇軾涉夢書寫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7）
4. 簡子芽：〈蘇軾詞中「夢」意象之研究〉，（臺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碩士論文，2011年）
5. 李貞慧：〈論蘇軾「夢」與「覺」的書寫與意義——以黃州以後作品為論述中心〉，《新宋學》第3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7月），頁127-142。
6. 林增文：〈紅塵客夢——由總體性隱喻閱讀解析蘇軾詞中的黃州夢〉，《東海中文學報》，第23期（2011年7月），頁197-230。
7. 劉麗姣：〈蘇軾涉夢詩詞研究〉，（湖南：湖南科技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系碩士論文，2011年）
8. 羅宗濤：〈蘇東坡夢中作詩之探討〉，《玄奘人文學報》第1期（2003年7月），頁1-26。
9. 阮延俊：〈論蘇軾的人生境界及其文化底蘊〉，武漢：華中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專業博士論文，2012年5月。
10. 王盈潔：〈宋人夢中作詩研究〉，（新竹：國立玄奘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論文，2011年）
11. 王俊杰：〈從東坡詞夢看其「人世」思想〉，《許昌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6卷第3期（1997年），頁47-49。
12. 王水照：〈蘇軾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文學遺產》，第5期（1989年）頁87-96。
13. 黃惠芳：〈東坡詞夢意象的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8年）
14. 文玉紅：〈智者在苦難中超越——蘇軾與如夢人生〉，《中國古代文學研究》（2007年5月），頁31。
15. 馬寧：〈蘇軾遷謫淬煉心境之蛻變〉，《文學教育》第九期（2022年），頁47-49。

16. 徐峰：〈蘇軾黃州時期作品中的「人生如夢」探析〉，《高等函授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17 卷第 3 期(2004 年 6 月)，頁 40-42。
17. 趙佳麗、林高躍：〈蘇軾涉夢詞探析〉，《惠州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32 卷第 4 期（2012 年 8 月），頁 38-43。
18. 鄭園：〈東坡詞中的時間與夢〉，《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41 卷第 6 期（2004 年 11 月），頁 107-116。
19. 余恬：〈論蘇軾涉夢詞中的悲劇意識〉，載《中國蘇軾研究》，第 1 期（2019 年），頁 33-46。

### 網上資源

1. 唐宋文學編年地圖，取自 <https://sou-yun.cn/poetlifemap.aspx?mapDynasty=7>
2. 蘇軾生卒年表，取自 [http://cls.lib.ntu.edu.tw/su\\_shih/su\\_people/su\\_shitable.htm](http://cls.lib.ntu.edu.tw/su_shih/su_people/su_shitable.htm)
3.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取自 <https://ctext.org/zhuangzi/seal-of-virtue-complete/zh>
4. 蘇軾文史地理資訊系統，取自 [http://cls.lib.ntu.edu.tw/Su\\_shi/su\\_indexmain.aspx](http://cls.lib.ntu.edu.tw/Su_shi/su_indexmain.aspx)

## 附錄

摘黃時期涉夢詩（不包括含「夢」字的地名/人命）

詩名	詩句
陳州與文郎逸民飲別攜手河堤上作此詩	君已思歸夢巴峽，我能未到說黃州。
次韻前篇	饑寒未至且安居，憂患已空猶夢怕
二月二十六日雨中熟睡至晚強起出門還作此詩意思殊昏昏也	強起出門行，孤夢猶可續。
雨晴後步至四望亭下魚池上遂自乾明寺前東岡上歸二首·其一	海棠真一夢，梅子欲嘗新。
次韻樂著作天慶觀醮	濁世紛紛肯下臨，夢尋飛步五雲深。
石芝并引	了然非夢亦非覺，有人夜呼祁孔賓。
遊武昌寒溪西山寺	坐看鷗鳥沒，夢逐麝麝走。
杭州故人信至齊安	昨夜風月清，夢到西湖上。 還將夢魂去，一夜到江漲。
四時詞四首	夜風搖動鎮帷犀，酒醒夢回聞雪落。
姪安遠來夜坐三首·其二	夢斷酒醒山雨絕，笑看飢鼠上燈檠。
伯父《送先人下第歸蜀》詩云： 「人稀野店休安枕，路入靈關穩跨驢。」安節將去，為誦此句，因以為韻，作小詩十四首送之其十	我夢隨汝去，東阡松柏青。
記夢回文二首，并敘其一	歌咽水雲凝靜院，夢驚松雪落空巖
正月二十日與潘郭二生出郊尋春忽記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詩乃和前韻	人似秋鴻來有信，事如春夢了無痕。
是日偶至野人汪氏之居有神降於其室自稱天人李全字德通善篆字用筆奇妙而字不可識雲天篆也與予言有所會者復作一篇仍用前韻	歸來獨掃空齋臥，猶恐微言入夢魂。
次韻孔毅甫久旱已而甚雨三首·其一	饑人忽夢飯甑溢，夢中一飽百憂失。 只知夢飽本來空，未悟真饑定何物。
正月三日點燈會客	試開雲夢羔兒酒，快瀉錢塘藥玉船。
南堂五首（其五）	客來夢覺知何處，挂起西窗浪接天。
和蔡景繁海州石室	夢中舊事時一笑，坐覺俯仰成今古。
喜王定國北歸第五橋	白露淒風洗瘴煙，夢回相對兩淒然。
岐亭五首（并叙）·（其二）	一年如一夢，百歲真過客。

〈初入廬山三首，其二〉	如今不是夢，真箇在廬山
圓通禪院先君舊游也四月二十四日晚至宿焉明日先君忌日也乃手寫寶積獻蓋頌佛一偈以贈長老仙公仙撫掌笑曰昨夜夢寶蓋飛下著處輒出火豈此祥乎乃作是詩院有蜀僧宣逮事訥長老識先君雲	袖裡寶書猶未出，夢中飛蓋已先傳。
將至筠先寄遲適遠三猶子	夜來夢見小於菟，猶是髭髥垂兩耳
初別子由至奉新作	書隨好夢到，人與佳節會。
同年程筠德林求先墳二詩·思成堂	歸夢先寒食，兒啼到白須。
去歲九月二十七日在黃州生子名遁小名干兒頎	中年忝聞道，夢幻講已詳。
眉子石硯歌贈胡閨	小窗虛幌相嫵媚，令君曉夢生春紅。
次韻蔣穎叔	江上秋風無限浪，枕中春夢不多時。
次韻蔣穎叔二首·凝祥池	似知金馬客，時夢碧雞坊。
送沈達赴廣南	飛塵漲天箭灑甲，歸對妻孥真夢耳。
秦少遊夢發殯而葬之者，雲是劉發之柩，是歲發首薦秦，以詩賀之劉涇亦作，因次其韻	居官死職戰死綏，夢屍得官真古語。
金山夢中作	江東賈客木綿裘，會散金山月滿樓。 夜半潮來風又熟，臥吹簫管到揚州。
蘇子容母陳夫人挽詞	不煩擁笏強垂魚，我祝去來皆夢爾。
王中父哀詞（並敘）	子達想無身後念，吾衰不復夢中論。
徐大正閑軒	形骸墮醉夢，生事委塵土。
次韻王定國南遷回見寄	卻思庾嶺今何在，更說彭城真夢耳。
龜山辯才師	千里孤帆又獨來，五年一夢誰相對。
泗州除夜雪中黃師是送酥酒二首·其一	舊遊似夢徒能說，逐客如僧豈有家。
章錢二君見和復次韻答之	醉裏冰髭失纓絡，夢回布被起廉隅。
記夢（並敘）	圓間有物物間空，豈有圓空入井中。 不信天形真個樣，故應眼力自先窮。 連環已解如神手，萬竅猶號未濟風。 稽首問公公大笑，本來誰礙更求通。
李憲仲哀詞（並敘）	大夢行當覺，百年特未滿。
王伯敷所藏趙昌花四首·梅花	幽懷不可寫，歸夢君家倩。
神宗皇帝挽詞三首·其三	余生臥江海，歸夢泣嵩邙。
題王逸少帖	何曾夢見王與鐘，妄自粉飾欺盲聾。
書林逋詩後	我不識君曾夢見，瞳子瞭然光可燭。

歸宜興，留題竹西寺三首·其一	十年歸夢寄西風，此去真為田舍翁。
與孟震同游常州僧舍三首·其一	忽見東平孟君子，夢中相對說黃州。
次韻答賈耘老	五年一夢南司州，饑寒疾病為子憂
贈杜介（並敘）	我夢君見之，卓爾非魔嬈。
次韻徐積	海山入夢方東去，風雨留人得暫陪。
再過常山和昔年留別詩	那知夢幻軀，念念非昔人。
奉和陳賢良	身外浮名休瑣瑣，夢中歸思已滔滔
留別州舉人	落筆已吞雲夢客，抱琴欲訪水仙師。
次韻胡完夫	相從杯酒形骸外，笑說平生醉夢間